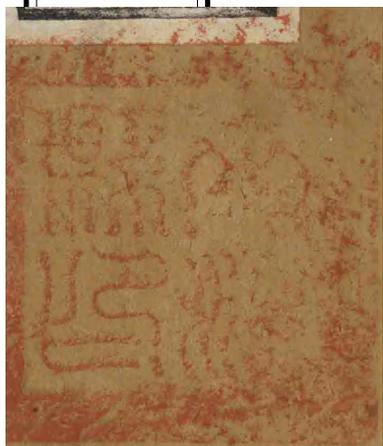


南溪縣志

卷七



南溪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上

文章之道昭於千古經訓之宏深肅括夔乎尙矣此外
立言之士揚芬漱藻抽秘騁妍何莫非擷六籍之膏腴
傾羣言之瀝液以炳煥一時者哉蜀自左太冲相如王
褒揚雄輩以文章名世繼起如陳子昂李太白與夫眉
山蘇氏新都升菴類皆豎幟文壇蜚聲藝圃者郁郁彬
彬稱極盛焉邑雖僻壤居蜀東偏豈無一二名流俎豆
先哲第明季遭殘幾無子遺文獻失徵同於秦火滋憾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一

撫今思昔能弗悵然茲志所採半記興革之原非若藝
林之選蓋有一代之人事卽爲一代之文章猥仿班史
例而襲其名耳若夫稟經酌雅製式敷言考四海而爲
雋歷千載而常新則生

文教昌明之會當必有爭自濯磨以鼓吹

休明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邑多士詎無意於其
文蔚其文炳乎人握蛇珠家藏荆璞行拭目俟之志藝
文

明藝文

記

重修漂海樓記

邑進士 劉忠

南溪古蹟觀音禪林隔大江之南違縣二三里許其間危巖峭壁修竹叢林古所稱琴山普陀巖也往昔開拓始事前碑載之詳至我朝永樂間有邑人郭庸鄧僦避靜寓此剪芟荆莽培植松篁每一凭闌延竚望城闐咫尺盡歷歷如畫圖輒欣賞不盡而俯瞰大江東流逝者如斯又不覺感慨係之矣後來名流士夫或彌留煙景拈韻劈箋或往聽松濤臨風把酒然非朝投而暮反卽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

春至而秋去誰歟真好樓居者長爲巖谷主人浮屠隆月自入斯境身心一致落落無塵俗狀爲引清風則牕前藝竹自饒古意則月下聽琴真叢林中之緇黃也適成化十二年冬有陳梁輔高鸞二君子往謁茲境見其樓閣就圯上遭風雨下亦褊狹而有礙於拜掃無足當於觀遊爰協破吝者三十有奇交相勸導惟喜惟歡朽腐者更換之傾斜者整飭之樓殿聿新軒牕洞達秩然煥然不踰曰而成信乎幽足以格神而明足以感人豈徒避暑逃禪爲一邑勝地哉重修工畢不可無記徵文

於吾時成化十三年菊月既望因樂書此以紀之

屏山縣萬壽觀銅像記

四川馬湖府治瀘水下流守其土者歷代建官雖殊然皆安氏子孫自漢武至今五十八世矣簪纓之遠未有若是其盛者郡舊有萬壽宮而道紀司在焉實歲時祝釐之所前建樓高敞宏壯成化甲午太守安侯乃萃銅鑄玉皇神像飾以純金龕置其上設以獻几香鼎花瓶皆精緻朔望瞻禮用祈庇國保民之福工成嚴醮事以落之乃以書來俾記其事嘗聞皇天神也天者清虛一

大之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以功用而言謂之鬼神名雖不同實則無二惟我天子得以祀之初未冕衣裳者之制也冕而衣裳則人而非天也自釋老之徒出創爲玉皇上帝之說土木其形丹碧其飾始爲冕而衣裳之像上自王公國都以及閭巷皆祇祀之而不知僭已非禮矣竊思之天高地下而參之者人也况人又天地之精本相通則其神之所凝容或有肖於人乎不然玉帛牲醴之陳籩豆簠簋之設將投諸虛空茫昧之間而無所於用耶古之人必有鑒於此

第難言之耳惟爲之也不輕敬之也不瀆於祀神乎何損安侯肖神像以金可謂爲之而不輕矣置諸樓居不常親邇可謂敬之而不瀆矣不輕不瀆則重其事重其事則重其神重其神所以重吾民也民其有不安者乎此侯之子孫所以永食茲土而無斃也是不可不記成化二十三年正月

留賓寺碑記

邑進士 楊 璞

游兵古戍鎮也鎮西北有寺曰龍池創始不知自何許故老相傳鎮之置在明玉珍天統初是寺之創或其時

也世移鎮改寺亦莽然正統初有葺遺址者僅能識寺彷彿景泰間僧楊果林頗致開拓尙未能恢恢乎廣前業也果林之徒昌清月潭始創所謂法堂者三間所謂齋廊者左右各九間殿之後復立方丈二莫不巍然高且大殿之中增置金像聲之以鼓鐘列之以爐鼎始兀然爲雲山月溪一妙色世界其於前業已謂廣矣一日詔諸徒子諗之曰梵宮有八龍神四天王汝等知其義乎始來萬魔未靖魑魅魍魎充斥當途龍神伏其雄天王寢其威是十二神者未嘗聞所謂法亦未嘗知所謂

善皆逞雄耀威失所謂慈悲心歡喜智者也然無以制之則眾生爲其所苦煩惱爲其所造法門宏願本空而反礙矣諸刹門內設天王像蓋猶禹鼎鑄而知神姦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意也此獨闕焉當與汝等共成之眾應曰諾乃簡於鄉耆有才力者庀工掄材咸實資之先畚土築基使完實梁柱井豎楣椀斗拱瓦鱗溜碧簷牙啄空繚以闌檻崇以階廉規模之成翼如也落成請予爲記夫人有才智者爲人所不能爲知人所不及知知與行嘗相須理與事不同行知理之正則行正而事

亦正矣使窮理未盡則所知必偏而事失其正行異其轍是故惡乎才智者爲其鑿也浮屠月潭能因區區遺址隆其居而廣其業其才與智非庸夫誠能移此以用於事君則將爲忠臣而有所謂獻可者焉用於事親則將爲孝子而有所謂幹蠱者焉歸而求之則理之正與偏必有以察其幾而致其決矣甯至鑿其用而異其轍哉是爲記

海樓記

邑進士 劉景寅

琴山之音大江之津有巨石焉在水者仰而立在山者

俯而踞與南溪相望而據其上游浮屠隆月師因山石
穴其中而外以堂宇之半葺之爲土偶畫像藩以棘榛
雜以竹樹扁曰觀音巖而已則主之隱然世外氣象也
數年來余見石之在其所居之外者漸爲石工毀泐以
業器具余甚不憚而亦莫有禁之者蓋山川形勝所係
亦大今坐視石之受害如此不可也庚戌秋余歸自田
畝踰琴山遂遊於此月師逆曰思覩先生久矣欲致之
而未能先生乃自來耶余曰師居於此欲爲逃禪者乎
欲爲守此巨石者乎物莫壽於石故自古迄今以之勒

茂功紀賢名而傳不朽焉吾冀汝朝夕於此豈徒逃禪
面壁而已哉將以此石與山川之靈同愛惜同守護呵
禁不祥以待不時之需使彼賤之者不敢睥睨於其側
也吾聞古有石鼓文有燕然碑有湘崖頌其功名事業
雖不可同語然當時勒功紀名以傳不朽之意則同矣
屹立輝映使千載之下有志之士誰無攀龍附鳳之願
一吐出胸中之奇由是而勒茂功紀賢名卽以傳不朽
而軼古人者其此石之類也哉是汝以此石居吾以此
石遊皆愛惜守護爲有志者用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月師惶然進曰有是哉余乃誌之又從而歌之曰惟石巖巖兮惟壽綿綿兮磨且鐫兮伊誰之傳兮

竹居記

邑進士 劉景宇

環寺皆山也其四壁鬱鬱青青浮筠旁達放梢於簷門蓬牕之間者竹也時而往時而來出入靡定坐臥其間者吾也竹乎吾與汝宛然遺世而獨立者乎夫日出而林東白日入而霞西紅南枝不敢先北枝不敢後四方之分定矣春深而筍肥夏榮而籜解秋霜冬雪玉潔而冰清者四時之行見矣若夫久晴疎淡看不足乍雨陰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七

深樂有餘晨朝掛密霧日暮鎖殘煙時現時隱甯非顯晦乎宿鶯飛去聲難得晚鴉歸來噪不休因風生萬籟隨月上孤牕時喧時寂甯非動靜乎至於人事變遷雨露得失其盛衰成敗非竹之所能料而竹亦不知也吁嗟兮牡丹之愛世多有之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濂溪者何人而竹也實中鳳舌管叶絲桐友梅友松節高心空挺然於物外之表徽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此物此志也夫

睡夢龍騰記

嘉靖己丑探花 楊名

去邑治東一里許下有大小二溪合流爲龍灣故老相傳昔有龍蟠其中復常往來故名龍騰其山高平後嶺延長前俯崔壁地幽而勢阻旁有一路循龍而上遠而漢陽牛尾平蓋諸山割翠獻青若拱若揖近而邑城市戶雜羣居處萬瓦千葺蟬聯蟻引又其勝錦江一碧自上而下舟楫往來禽鳥翔集千態萬狀舉在眉睫此南邑第一山也余攷龍騰古刹自唐宋以及於今千有餘歲其山之形肖龍變化匪測蟠踞悠然余於春三日夢登萬仞之巖三扣其鐘羣龍次第而起首黃次赤又次白其餘則盼盼飄飄莫得其蜿蜒之狀但見其頭角崢嶸翔於霄漢頃之祥雲燦爛殿陛嵯峩羣龍之中化爲赭袍者三長髯博袂盈吻虹霓向予而言曰予潛於田豢於池修鱗甲以俟時者數千禩矣茲利見於子托跡於宮帝命予作霖雨以蘇下土其聲轟轟其語若霧珠噴綴予汗浹神飛恍然若有所得及竟則一夢也予禱於帝曰茲山其神乎何爲授予若茲也意者山之青龍所以鍾靈氣於人文者爲龍爲光上翊廟堂下福海宇必有以符於夢者不然何其靈瑞之感有若是乎旣命

住持舟載懸扁於堂復尋廢石摩挲無字者命工鐫此以拭目於多賢冀以應讖而飛騰若夫佳木葱蘢鳴聲上下金波萬頃鳶魚活潑特茲山之光景爲登覽者之助耳至於山之所蘊瑞之所鍾無盡藏之妙又豈淺識所能蠡測哉是爲記

白雲第一禪林碑記

前人

白雲寺南溪古刹也舊無碑記住持覺愛勝杞妙潤等因余憇榻者數四請予記以紀其顛末予因公暇遍閱寺之左右前後雄峙一方真足以爲諸佛崇祀處也寺

僧百餘人烝烝向乂凡一鄉長惡弗悛之徒瞻拜於此皆知不善之當徙亦從而爲善士矣予先爲搏虎篇以寓戒勉之意又爲白雲記以誌因革之典已經勒石於後堂茲奚容贅哉蓋喜其改過而遷善也又不容不釋其開剏之原與今日落成之詳以爲之記寺始於元至正元年僧紹蓋筮壁土得石香爐一上鐫曰白雲寺地主徐應宗邑令無載不知何許人至宣德八年重建成化十三年邑主薄王文鄉宦陳璠相繼修理知敘州府事胡公灃書大雄寶殿四字命龍騰驛丹粉之逮嘉靖

間邑知縣毛鵬增修翰林編修王元正書白雲禪寺四字至是廟貌喬皇軒楹整肅煥然大備矣是鄉之耆宦如經歷吳萬定吏目殷守甯鄭忠環寺之前後而居稔知茲寺之繇來昔日皆搢紳往來駐節之所而其品題者種種皆佳翰也予因慨相沿之遠而成其勝概者非一人之所能致也且思寺以形勝人以勝傳自茲以還俾是鄉人歲時拈香入廟生敬桀驚之氣因之而馴良善之心油然而動則化民成俗斯寺與有功焉豈祇游目騁懷爲一方具瞻供士夫之駐節緇流之托處而已

哉予嘉茲寺之清境而更爲之歌曰白兮白兮其無涅兮雲兮雲兮其入幻兮白雲在天猶在寺兮白雲在寺與天齊兮友風子雨澤我民兮山靈呵護其無窮兮

南溪縣新建儒學記

永甯道 范 崙

余聞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莫不稱學以造士將俾之學爲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載在六經其大之爲綱常倫理而教之爲文章事功學焉者蓋六德六行先焉而藝文次之德行藝文皆可述也後以貢於王國古昔聖王立學之意其重如此我

國家稽古設教建學於天下二百餘年鴻儒碩輔罔不
由此途出猗歟盛矣嘉隆之間學徒曰廣一時士習稍
稍溺於聲利辭章其所謂高等者至或飾軋茁以爲奇
侈異教以爲博卽文且支離甚矣何有於行有識者懷
深慮焉豈其文勝之敝不得不至此歟今上卽位首幸
太學又更新章程以廣厲學官弟子於時海內人士承
德嚮風崇雅黜浮駸駸乎一變至道矣詎非文教聿興
千載而一時者哉南溪在蜀爲敘南廣邑國初創學仍
宋之舊規制稍庠隘弗稱成化以來屢議改遷未遑也

萬曆丙子督學使者某公按部與邑令陳君議合遂就
鄉先達劉公景寅所畫唐進士楊發書院遺址卜營建
焉其冢孫舉人劉繼禮實任其事工始於丙子七月閱
歲丁丑余以承乏至因爲議發帑金若干以相厥工士
庶樂議爭相捐財至是落成費無公耗役不民勞殿廡
門堂煥然改觀邑之士大夫以余與聞其事也屬記於
余余爲南溪山川環結雄偉清淑之所鍾自昔以鉅材
毓庠序間者林林若是矣乃今逢天子章軌石文而又
當璧宮鼎新之際可謂奇遇夫泥在鈞惟陶者之所爲

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學亦如是矣諸士子由今以往入學鼓篋當勉修聖人之道以充廣其德業居則爲聞人君子進則爲名公卿大夫庶英賢輩出珍瑞當時而良有司作新之意亦無負矣不然摛藻揆華與俗浮靡而明體適用之學竟無實得卽所樹立卑卑耳於斯道斯世何賴焉夫豪傑之事無所待而興振起有人居業有地而猶自處於豪傑之後諸士不爲也督學公名文燭沔陽人令名忠石埭人而署印節推鐵篆邑佐尉熊夢瑞邑博李永盛梅友松梅友直共觀厥成皆可書也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二

是爲記

于公廟碑記

雲南左
參議 甘敬修
富順人

南溪爲敘之屬邑順流去東南五里有灘曰銅鼓秋冬水落石出灘稍平靜春夏泛漲二流相激萬石奔湍有似三峽之險商旅經此每遭阨焉予嘗因是而論三峽天下之至險也人惟知三峽之險故舟楫上下慎加防患鮮有所失過此皆莫知警而患生於不測者有矣孰知蜀江灘水處處可畏防患之密尙有所失况懈怠乎此固有係於人而亦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萬歷四十二

年四川按察使雲間錢公奉天子命來官經過此灘舟師怠忽至不測公因覆舟自櫓槩透身而起見于忠肅公命兩人夾持之順流幾三里許得南溪典史羅以讓驛丞李華放舟趕至幸得全生非所謂吉人而天相之者歟夫公之生全固係於天而天之險公亦有所自故周易有履險蹈危之說孟子有動心忍性之言夫豈偶然哉以常情觀之始脫須臾之患奚暇憂人之憂公則不然夷險一心人我無間惟其慮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不有以告恐蹈覆轍而將來有不勝之患乃賦詩二

絕刻之於石用垂永久俾舟人之往來者有所觀感而知登岸避險以免覆溺之虞然豈獨今人之蒙其惠而已後之人有誦公之詩感公之德者如覩甘棠而思召伯登河洛而思大禹又同一景仰之心也嗟夫顧此一事尙利於人則必能推此心以涖憲臺振風紀專激揚繩糾之任以表率諸司操廉公明威之行以肅清四道郡邑畏其風霜軍民霑其教澤蜀之人何其幸歟至若他日居六卿總庶政進日月之光華展經倫之事業使功施社稷德被生民則又天下之幸豈獨西蜀一方而

已哉典史羅以讓等卽奉公之命同督建忠肅于公廟
於斯而刻詩於石復遣人走予請文以紀其實予因憂
居久荒疎於筆硯固辭不果姑書此以爲記觀者幸恕
僭云

桂溪橋碑記

都察院
御史 牟志夔
邑進士

出郭門向西沃野平衍四里許始有溪發原龍灣二十
里數折而溢於桂溪寺之趾滙爲巨浸又數折而達於
大江相傳昔年叢桂扶疎寺因之得名因以爲候館則
所適郡城以上孔道也千巖萬壑若奔若束至此開爲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四

大觀環視疊障摩天層巒拔地迴互嵒巒曾非一狀若
乃紅襯嶺日翠貯谷煙幽岫呈姿羣籟吐響景澄則天
水一色風生則莽卉齊芳鱗游等於濠梁漁唱埒於彭
蠡拱平蓋可廬漢陽桂輪諸峯爲冠蓋輪蹄之所輻輳
焉卽花朝月夕令節佳辰傾城覽眺徘徊不能去騷人
墨客之所賦咏淋漓於琳宮貝闕紗籠蘚跡中眞勝地
也寺之得溪溪之得橋相需以成其勝橋亦以桂得名
袤二十四丈廣二丈有奇崇四丈九尺橋頭立桂香亭
初建於中官吳賢繼修於耆民陳永伸鄧萬高殷仕玉

等而寺之門爲堪輿家議遷者再據今寺向則橋列寺之左方矣歲月旣久每夏漲波濤洶湧橋不任嚙中竇陷其一角漸就傾圯行者或以爲苦邑侯斗瞻王公經過其處慨然太息謀所以修之適歲頗告稔政通人和首捐俸以爲倡一時樂義舉者紛相屬也於是耆民陳本洪僧道厚伐石鳩工仆者堅之損者易之隘者擴之闕者增之視故址而加毖始於天啟元年正月十五日成於五月十九日咸公心計而指授焉而以記屬余余惟事之廢興成毀爲人所造橋之先一荒煙蔓草渡耳

不有創者其孰爲興與成不有繼者竟歸於敗與毀而漫以委於河伯之不仁顧創焉者之踴躍意氣無難振而繼焉者之因循故習率易狃也以公懸魚茹蘗之操含膏飲醕之政雷動風行之施諸政體攸關咸擘畫其必到是役也在所必舉而期於底績異時擔荷大任以此誠一之念運爲普濟津梁甯有旣也爰爲之記以傳之永禩

學宮碑記

劉繼禮篆額彭參書丹因舊志殘缺無考仍錄存之

牟志夔

所在焚燬獨儒學宮巋然靈光然

酋據爲駐兵之所

敞先是宋

熙甯 儒學創於李庄元豐三年庚申徙仙源壩元初
復還李庄延祐 修正統景泰嘉靖間

繼修起家於庠者自宋慶元史公子申紹定杜公善祥

顯 令石埭陳公協士紳僉議徙今

鳳凰山宮踞山嶺及趾后之疊峯如屏如障 屈

獲錯處而拱迎龍騰之峻拔近峙於左桂輪之巍峩遠

環於右襟帶錦江一日 眺尤軒豁無際

歷歷可 稱最盛然歲月荏苒風雨飄搖漸就傾圮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六

再罹酋變頓 勿亟民不擾而事

始於文 櫺星門繼啟聖祠敬一亭繼明倫堂

石以實其址次尊經閣 豐其甍

按基 廟 廟之北爲明倫堂 前爲名宦

鄉賢兩祠逼仄湫隘而 偏自北而東隅空曠地

武於堪輿 間若廟若祠若亭若閣新者

舊者視昔遂煌煌焉成一巨麗之學宮 余惟學宮

公名 者撰於十六年己酉 年春文公

朱子章句大學序 碑中所云 四字相脗

合蓋聖道大明如日中天正茲其時以 公之爲朱子
羽翼而吾邑乃 遞有待而興也 先王之

設教導化逮之雍泮 官不失 民德無悖而太

爰居爰處有所矣且也 公於多士躬自督課

析義 文翁之化 者濟津懷寶者

剖和宜有偉人體認乎正心誠意之旨先之乎格物致

知以修身而 嘉惠文教以仰贊

經始於 年仲秋告竣於五年仲春

國朝藝文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七

忠賢祠紀事碑記

祠在武廟後今毀

邑令 宋 鑑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祖情從祖意皆進士情福建副
使意山東副使振德由選貢生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

九絲蠻地萬厯初始建土牆數尺戶不滿千永甯宣撫

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子女振德捕奸人論配

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賄以二千金振德怒却

之裂其牘天啟元年方赴省與鄉闈事而崇明部將樊

龍殺巡撫徐可求重慶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

皆抗節死賊遂據重慶叛時振德兼署長甯去賊稍遠

從者欲走長甯振德曰守興文正也疾趨入城長甯主簿徐大禮與振德善以騎來迎振德却之督鄉兵與戰不敵退集居民守城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命妻錢及二女各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剄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德尸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敵狀皆駭愕羅拜而去事聞賜祭葬贈光祿卿諡烈愍勅有司建祠世廕錦衣千戶振德

既死興文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載賊後薄城誓死不去妻白亦慷慨願同死城破夫婦罵賊並死之大禮守長甯城亦陷大禮曰吾不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贈重慶同知世廕百戶文炳長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知府治行廉潔吏民愛之賊既殺可求及副使駱日昇李繼周等文炳罵賊遂被殺賊後知其賢爲覓屍殯而歸之喪出江上夾岸皆大哭贈太僕少卿再贈太常卿世廕外衛副千戶高選雲南劍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樊龍等變起高選適

在演武場立遣吏歸印於署厲聲叱賊賊魁戒其下勿殺而高選罵不絕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白盡僕冒死覓主屍亦被殺初廕尙寶卿世廕外衛試百戶崇禎元年子暄援振德例叩閭請優恤贈光祿卿世廕錦衣千戶建祠奉祀汝元等亦獲旌十五年高選子復以諡請賜諡恭節時先後殉難者灌縣蒙化左重率壯士擊賊於成都力戰馬蹶罵賊死南溪知縣王碩輔城陷自盡爲賊支解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奪印不屈死典史黃啟鳴亦死郫縣訓導趙愷

率眾擊賊被刺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遵義司獄蘇樸威遠經歷袁一修義不污賊墜城死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臯集兵奪戰力屈死所司上其狀贈重碩輔維翰尙寶卿世廕千戶啟鳴重慶通判愷重慶同知俱世廕試百戶崇禎十二年重子廷臯援高選例乞恩命如其請□□間讀橫雲司空明史列傳藁知奢酋之亂王公殉節受毒最慘訪諸故老猶有知者僉云此地卽其授命處也亟勒珉奉主同張忠烈諸忠賢春秋俎豆誌景仰焉

武廟忠賢祠鐘銘 附

植立綱常古今無異匡扶漢鼎殉節明季俎豆同光總
歸忠義勒碣附祠銘鐘垂記

建修瀛洲閣碑記

邑教諭 何毓聰

瀛洲仙源古島也水落石出則繡壤延聯水泛洲浮則
中流鎖鎮左銅鼓灘右麒麟潭都人士泛艇往來登臨
延眺見其飛鳧馳突於中流屬玉棲遲於淺渚低徊留
之不能去有明建亭閣於上回顧城闔形如砥柱真勝
蹟矣歷久傾圮廢址莽然士紳均有更修志未果前明

府高陳二公相繼宰茲邑諭諸弟子員沿基建閣暨王
明府諱鳳臨來訪諸父老流連古蹟知其地爲治東要
區擊慨者久之而又以其度狹而不大觀商諸邑人士
時有若楊子安邦高子商玉包子鴻李子大中曾子遠
章李子文蔚皆尙義士也爰破吝倡捐按其地之周遭
於閣者悉爲購買除修建外餘地歲收租銀若干兩悉
歸於閣以爲歷年補葺之費王明府亟嘉之更捐廉三
百兩以爲士民倡庀材鳩工卽命諸子分董其事前建
岑閣五層後建文昌祠三級左右廂房各三楹閣前建

坊秩然有條工肇乾隆戊寅季春竣於己卯仲秋士民踴躍甫一載而觀厥成自是登臨其地者俯仰之際目曠心怡將不禁舞雩崇德之感文明益盛之思云

重修南溪縣城垣門樓碑記

隆昌人 唐德一

夫樹縣必控制其形而固其勢氣依形而聚形因勢而凝形勢據而益以厚集之人心而蟠結不拔之基以立是故邑令爲

天子親民守土所以宅中而治與省鎮郡守同而根本之地金湯之固有獨重焉南治在漢與宜賓同爲犍道縣地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一

隸犍爲郡梁改置南廣縣於今之李庄鎮隋改曰南溪越唐至宋相傳慶厯中諸葛武侯嘗顯靈於此告土人異日當爲花縣逮熙甯間果易南廣建今邑元明因之聞城池創天順中續修於正德間周袤五里城門七以崇禎甲申流寇蹂躪不但官舍民居灰燼無存併城垣亦遭坍塌泊我

朝蕩平安阜於茲百二十一載然後昔之蔓草荒煙復爲桑麻雞犬昔之頽垣壞宇復覩葺棟輝煌昔之樸野僅任耕鑿今且戶誦家絃浸浸聲明文物之盛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詎非古今之恒理哉而惟是人民已復城郭
未能逮古無以壯邑觀前賢尹間嘗議及特以土木費
巨勝而任之艱也乾隆二十六年冬順天翌堂崔公以
世胄名儒來宰茲土仁心撫字雅化培養未踰年而政
通人和士民愛戴嘗周視邑城傾敗銳意復修適二十
八年奉檄遂捐俸倡議商之闔邑耆老靡弗翕然鼓力
樂輸勸事爰諏曰鳩工擇練達紳士劉子文遠李子如
椿張子洪昇劉子正選李子文蔚高子商玉包子鴻陳
子大器曾子遠章楊子杰十人肩其務一切公費出入

土木甄石泥工督理支給皆經手毫無奸猾侵漁弊公
尤不憚勤勞時出與首事諸人量度規畫不獨圮者新
之杌隍者俱更之周袤仍制崇升數尺門洞濶數尺崇
如之沿城堞墻槩以甄砌務令堅固垂永門樓除舊置
新繪飾如式匾額各錫嘉名望之煥然色改經始二十
八年仲冬竣工二十九年秋季功成上其事於各憲交
稱善邑父老謀勒貞珉紀公績乃屬不佞言以弁固辭
不獲惟夫王政之可大且久也在權其本末而輕重布
之審其先後而次第圖之是以條理不紊規模閱遠南

邑濱大江由省郡下通瀘渝爲水路衝外接長慶高琪以達滇壤蜀南要區也觀夫四境民居稠密環城內外戶口殷盈商旅肩摩轂擊咸憑城爲倚詎得任其藩垣弗備啟閉無嚴公以本計爲先精心幹濟易頽敝而飭之新而恩信潛孚人心嚮義肇造未幾羣工趨事若子來數月間錚錚相聞登登弗輟不待呼而疾弗稽時而成其斯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與恒情知近而不見遠或苟安目前之逸公毅然無畏於難爲

國家捍牧圉邑民樹保障其智深識遠誠有大過人者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試廣其義民盛於城城之固民不其甯耶顧不佞尙有進也竊嘗步堊循行登樓而眺瑞雲帳后琴山面拱龍騰護左平蓋峙右瀛洲砥柱中流可廬龍透望中隱秀是不獨邑扼形勝山川之靈寶鍾焉夫造物清淑之氣惟人蓄而留之蓄之厚而弗洩則其聚也盛而發之宏以遠斯城官署學宮在其中固闔邑發祥之源公爲固其衛以萃秀靈之鍾將邑中豐隆之兆在此而人文蔚興崢嶸之基亦植此是公之爲南造福蓋有大焉而南之永賴又匪徒倚苞桑之固於

千世已矣是爲記

南溪縣衙神祠記

邑令 翁霖 筠樓

衙神之祠凡郡縣皆有世傳爲漢蕭曹二公亦猶翰林
土主之祀韓文公也由來莫考顧其鑒察案牘孚佑官
民書之於三策也固宜南邑衙神祠規模未備歲久更
復荒圯予蒞任後每欲修之而未逮乙卯春捐俸爲倡
而書役等遂共踴躍樂從因重塑神像換石礎整樂樓
又新設門闌以分內外髹堊鮮明煥然改觀朔望行禮
之際倍見肅穆於地方均有裨益余喜其能急公也書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四

之以告諸後

官舫記

前人

署東偏爲延賓所有齋頗幽雅公退暇每游息其中邑
本臨溪因以南溪官舫額之其殆亦三舟雙槳意乎雖
然舫固官也則仍別之爲官維書有云若游大川予往
暨其濟竊嘗三復乎斯言

官舫後記

前人

舫行水上人坐舫中一切凡篙師架長以及榜人槳客纜
夫咸插肩頓足於前後左右乘流而誇能事然稍不慎

則輒有吳越之慮舫中人或不知也唯官亦然故余既習於潭而復取諸舫舫之字從舟從方詩曰方之舟之方曰桴舟曰船相質而不相背夫惟同心乃克永濟

官舫三記

前人

丙辰之秋白露既下余乘小舟作泛月游須臾月出於

桂輪山上下映大江一片盡作琉璃影顧而樂之覺於

此興復不淺南在夔道爲繁縣

二千戶爲繁簡縣也出漢書

范石湖

吳船錄備極蜀中水程曲折於南則只云乙巳至南溪一語似無佳勝可知然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順流而成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五

浩瀚而濛沫諸水與夫青衣羊山馬湖分者自分合者以合士納呼吸實有萬里朝宗之勢而余以一舫收之載月而行乘風便上不可謂非斯舫之大觀故夫以舫喻官不若以舫喻舫之爲得也以舫喻舫不若以舫喻官之爲得也煙波仍面目舟楫是生平余蓋嘗於舫題矣是更爲記

眞溪惜字庫記

瀘州進士林中麟

粵自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有圖而無文字迨黃帝時倉頡爲左史因畫卦摹鳥獸之跡體類象形引伸觸

類而文字之形以著易曰上古結繩而天下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正以此也然考創字之始天雨粟鬼夜哭夫有字而文明之象以開億萬世之生靈以繫其爲利賴無有窮期天之雨粟也固宜而鬼胡爲哭乎論者以爲賢人君子因字以達天德宣聖化天理於以長存人道於以不滅字之功匪淺鮮而奸回之徒心術業已不正一識字機械變詐愈出而愈無窮甚至禍人家國荼毒生民皆此等識字輩爲之間又有畧識數字揚揚自持在官舞文弄法在鄉顛倒是

非一字之出入貽害無極而且淫詞邪說蠱惑人心反不如不識字之安分者鬼安得不爲之哭而無謂鬼之哭誠如所云云又安知非因有字而世之人不知珍惜踐踏污穢而哭也哉孔子云君子有三畏一在畏聖人之言聖言固字之流露以垂教萬世者也君子凜凜乎畏之身體力行不徒以形而以神更何敢假字以詭譎變亂黑白搖蕩人心如斯人乎真善惜字者知片紙隻字一點一畫皆倉頡夫子精靈之所寄而使之辱在泥塗侮慢聖訓莫此爲甚有識之士所由觸目警心也然

疎畧者正復不少有人動念而拾之一筐火化以付之
長江又惜字之所不可少者夫惜字盛舉也後之人踵
而行之並以前所云爲法戒斯無負惜字之義焉

南溪縣移建學宮記

江珙縣令浙
進士 王崇本

鳳凰山去南溪縣北門可半里望之翼然若鳳翥唐進
士楊發讀書處也明中葉後學宮舊址存焉先是學在
縣西二里許相傳宋熙甯中立萬曆三年邑令陳忠與
進士劉景寅合議始遷於此明末燬於兵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改建城中迄今百二十餘年矣上雨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七

旁風久弗葺治嘉慶丁卯武進胡君之富以名家子來
宰是邑謁

夫子廟堂怒焉見墻宇之頽剝且慮其地之湫隘囂塵無以
崇起教化也詢於眾得鳳凰山舊址實稱爽塏其形勝
則琴山前橫雲臺後倚龍騰東繞桂輪西扶江環而溪
抱爲一邑之秀區君躡衣登陟顧視殘碑廢礎猶有散
在榛莽者慨然曰是不可不復其舊首捐廉爲之倡邑
人踴躍醵金趨事其營度之宜良材堅甃之用君薄書
暇輒親爲監視焉經始於己巳十一月落成於壬申七

月凡用費若干規模宏整丹雘有爛旣迄工集吏士釋
奠而以書來珙屬崇本記之崇本攷禮經凡學春官釋
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引周禮曰凡有道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
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
可以爲之也經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註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
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觀此知古人於學所釋奠者不一
其師今自京師至天下郡縣皆立學祀

孔子道統定於一尊而堂上堂下配享從祀各有位宮牆之
內附以鄉賢之祀凡以爲翼聖教宏雅化也若楊發劉
景寅者非其鄉賢之卓然者乎雖未知比於鄭君所謂
先師之類者何如而因其地用其言舊實於此乎建學
豈不可謂南溪之國故哉然則君之爲此匪直善復古
也殆有合乎禮意矣夫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則
焉方今山陬海澨凡隸版圖者師儒無缺旣廩周給經
史之籍具在所以牖士之方甚備試以五經四書之文
俾之通習諸經代聖人賢人以立言所以取士之途甚

正然而教未盡興士習未盡淳美者何歟名焉而弗既
其實口焉而弗治其心博士之長僅司俎豆而其弟子
員之才者僅務爲記誦揣摩以弋取科名而已其何以
仰副

朝廷勸學求賢之意哉夫聖人之道備於聖人之經以佔畢
誦習時文之力治聖人之經罔不該以求富貴利祿之
心求聖人之道罔不進士者民之表也學焉而不志於
道又何以化民成俗乎斯言也崇本嘗爲珙士勗茲因
同官之請卽書以質之南溪之士南溪山水清麗不乏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九

雋彥知必有無忘長令今日之勤而孳孳嚮學修明孔
氏之業著爲忠孝廉節之行以紹美其鄉之賢士大夫
者其拭目俟之

觀音灘重立侯太保碑記

邑令翁紹海寄塘

太保名良柱南溪人縣志載其死難及葬所並其子天
錫上疏殺賊事甚詳丙申冬余來訪墓豐碑屹然然不
勒太保及其子之名心甚疑之侯茂才者太保裔也一
日持族譜來謁曰太保公以崇禎十一年歸葬惟時寇
氛熾甚先祖天錫又請自當一隊剿賊復仇當日墓碑

所以不勒名者恐賊效魚朝恩故智禍及枯骨耳今幸承平日久子姓繁衍族人願易碑鐫名乞紀其顛末存沒感且不朽余聞之恍然悟更喜忠蓋之有後而幽光之必發也爲之記而並系以詩孤忠君不諒仗節有餘哀國手支殘局天心厄將才雪仇空拔戟恢土望然灰兩世留遺恨灘聲咽怒雷

烈女祠配享記

前人

南溪古爲棘侯國漢置縣曰棘道與宜賓同隸犍爲郡晉常璩華陽國志犍爲士女贊載黃帛韓姜周度及其

子婦左氏俱棘道人可按也南溪宜賓分邑自梁始此數人者未知其盡屬於南溪歟抑不盡屬於南溪歟黃烈女之建專祠列祀典也以南溪有鷺鷥磧鴛鴦圻諸往蹟並黃帛坎葬所之故彼韓姜數人里居墳墓不傳未知其不屬於南溪歟抑年久湮沒地屬南溪無從稽訪歟今考縣志據華陽國志載黃烈女及韓姜周度左氏俱稱棘道人俱采入節孝傳是已並列爲南溪人矣而黃烈女建祠受享韓姜諸人不與焉不但非古今尊崇節義之意且與誌乘紀載歧出典禮攸關守土者豈

容漫視耶丁酉秋紹海謹攷縣志凡

國朝節婦未送入祠者補送總牌入祠粟主未載其夫名者就粟主補寫夫名粟主暫供烈女祠與節孝祠重出者令各後裔迎回宗祠供奉仲秋八日躬行祭禮凡各節孝粟主按縣志及儒學舉報舊冊既已無舛無遺復於烈女祠內議設韓姜周度及左氏粟主歲時配享非臆斷也語曰萬善同歸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以韓姜諸人清風勁節百世之下薄海咸欽而況已載入南溪邑乘黃烈女靈精相感符絡同稱今春秋禋祀又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一

得韓姜諸人共昭肸鬻貞魂有知當亦喜其德之不孤矣詢之節孝諸後裔僉曰善仲冬吉日修葺祠宇建碑亭工既竣誌其緣起於左

武侯祠後院供設前邑令牌位記

前人

南溪名縣自隋仁壽始越今一千二百餘年矣尹南溪者宋以前不可考自宋紹興至

國朝縣志詳載政績僅得十數人甚矣遺愛之難也予考四川通志按縣志所載十數人中失載有馮胡二公甚矣遺愛固難而職修志乘者網羅散佚廣搜博采俾後

之人企德懷風不忘遺愛爲尤難也道光丁酉冬修葺武侯祠成其後屋三楹舊供前邑令栗主或複或舛或遺殊無軌則是時夷務軍興臘盡甫畢予公餘之暇乃爲之補綴而序次之考歷任名宦如程公球宋紹興中任馮公儼明永樂中任劉公歆宣德中任鄧公壽椿天順中任張公繹宏治中任路公義正德中任王公碩輔萬曆中任鄧公壽椿張公繹縣志前後倒置茲更正胡公愷通志不載其涖任年歲故附於明代之後

國朝涖任者康熙十一年趙公家駿任康熙二十年王公南溪縣志

大騏任康熙五十七年宋公鑑任乾隆十七年王公采珍任乾隆二十六年崔公光儀任乾隆五十五年翁公霏霖任以上名宦十四位馮公儼胡公愷南溪縣志漏載照通志補入王公碩輔康熙間奉

旨入忠義祠宋公鑑仙源公所已立專祠故不重設牌位此外名宦十二位於道光十八年仲春謹立總牌一座俾春秋享祀武侯祠之日亦得分修祀事旣以誌邑人崇德報功之意而後之涖茲土者能無觀感興起有慨於中歟又胥公尙棟牌位一座考縣志不載籍貫出身

事蹟因供設已久茲仍其舊知南溪縣事江西新城翁
紹海謹誌

南溪義學記

義學者所以補學校之教之所不及而教鄉曲之願學
而力不能學者也其事與書院異與力能從師之鄉館
亦異年不必成童也家不必溫飽也姿秉不必聰俊而
良懦也有一於此人或以不屑教誨置之予謂有一於
此愈不可以不屑教誨置之匪但不可不屑教誨而已
而防範愈不可不嚴化導愈不可不力夫所謂防範者

奈何亦戢其桀驚不馴之氣而已嘗見荒祠破廟土神
木偶雖朽敗剝落無復人狀然強暴者見之猶凜凜然
不敢褻以其向爲人所跪拜者耳川俗重幼輕老姑息
者多子弟自孩提後不知跪拜起立之儀不知父兄伯
叔之分傲然於飲食起居之際蔑視乎委曲繁重之文
迨至習慣爲常養成若性家庭之間欲稍屈抑焉而不
可得其不至犯上無等幸耳而好勇鬪狠舍命輕生十
居其五此獄成而上蜀省每當天下之半甚至胥篋探
丸妖邪惑眾更無論矣當斯時也有父母斯民之責者

謀所以化導之方疇不曰被以聖賢之教澤以詩書之氣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庶克底於成獨是四子書言道言德言命性言良知良能村學究中急索解人不得他或授以周興嗣之千字文王伯厚之三字經於百姓日用亦無關體要伏讀

聖諭廣訓十六條如天如地易知易能秀頑不能分行習不能外而王又樸

聖諭廣訓衍說一書又多以常言道俗情誠於入學子弟按日講授久久不輟其在學師便於口講而指畫其在弟子

自然聲入心通凡桀驚不馴之氣既潛移默化於其中而起立拜跪之儀更範圍約束於其外向之所謂不屑教誨者庶幾耳濡目染蒸蒸日上歟如主持義學者不知當務爲急而斤斤焉爲之講聲韻習楷法是猶賑飢饑而謀珍饈療急症而商服食雖美言足市其如緩不及事何倘其中有如牧豕聽經掛牛角讀漢書者出則豫章七年匠石自得固不必預爲入學者慮也何也夫義學者原以補學校之教之所不及而教鄉曲之願學而力不能學者也知南溪縣事江西新城翁紹海謹撰

南溪羅龍場太平公所記

南溪距敘郡百二十里而近灘之著名者曰鷺鷥磧曰九龍灘曰銅鼓子夏秋江漲濁浪排空漩渦齧柁舟人未至先有戒色當事者慮其瀕於危也各設救生船月有廩季有報好行其德者又設浮屍會以備不虞凡皆以險故也然予自蒞任來聞險灘之受害者猶鮮而灘之不以險名者其受害獨甚則如九索子頂鍋灣二灘是也二灘俱在縣西霜降水落波平不興行人無恙入春則淫雨急溜捲地滔天北岸夔溪口又滙南溪諸山

水入江俗名竹筒水南岸則九索子頂鍋灣江底大石縱橫縣延一二里水石相激波濤怒發俗名鼓忿水操舟者或不知水徑或人力少而逼入大溜舟如簸人如米嗚呼危矣是時南北兩岸上下數里魚艇渡船無慮數百號雖不敢如瀘州以下之打蛇乘勢搶掠

瀘州以下不法

船戶見上下客舟稍有不利卽圍船數十號乘勢上船搶掠名曰打蛇

然若輩皆土著熟

水性遙望數里外預知來舟必覆則放船中流持篙立船頭目眈眈視無何人貨並下瞬息目前舟子利得財拋鈎擲纜幾欲一網打盡溺者傍舟過縱露頂伸臂望

一援手不顧也甚至見抱貨求救者則攫貨而擄其人死者身有衣物則取物而棄其屍間有一二得生赴有

司具水呈不過奉行故事

大江被難者赴縣具訴名曰水呈不過循例移知鄰封撈

已救而

嗚呼此大江之魚鼈所以飽欲死也悲夫獨是南

北數里居民不下數千戶謂無一人好行其德則又不
可嘗有來告者曰某月日舟覆某某援救得全然貨存
者半而失者半乞治其隱匿之罪又有來告者曰若子
若弟沒於水某某撈瘞某所詢狀貌衣袴良是然死者
攜有資斧若干乞治其吞沒之罪嗚呼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今日吞沒曰隱匿是以行善始而以受害終矣人
生苟非至愚孰肯傷財勞力行此斷難免害之善耶其
不敢行善也固宜夫居民既畏禍而不敢行船戶又利
財而不肯行則雖立科條峻刑罰欲其於物有濟也吾
知勢必不能羅龍塲者九索子頂鍋灣之毗連者道光
十八年衿耆商賈創議建立太平公所爲大江生靈作
無量功德蓋能破不敢行善與不肯行善之積習而又
期諸久遠而不渝誠盛舉也予既捐廉撥項並爲之酌
規條刊方劑於板豈徒爲羅龍塲慶太平哉禮云言而

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
太平也呂氏春秋云天下太平萬物安甯凡人果能存
不忍之心則見瀕於危者其心必愨然不安不安則不
平矣古人所以重心太平也南溪雖爲四川之一隅羅
龍場又爲南溪之一隅哉此心之太平願與諸君共勉
之

創修會府記

竊惟虞廷有輯瑞之儀商邑傳受球之典貢始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都營洛邑會風雨於八方伊古以來獻媚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七

茲而祝純嘏尙已我

朝

聖聖相承同文同軌歷今二百二十餘年八荒賓服四海攸同
凡在臣庶罔有內外莫不尊親况司土者膺社稷民人
之重被冠裳鐘鼎之榮

天威咫尺何敢隕越於下罔矢拜蹈之誠則鳴劍佩而拜
冕旒理固然也南邑向無會府每遇朝賀大典僅借古剝以
展臣分 自乙丑春承乏斯邑竊懼簡陋褻慢於心
不安數年來節省公費建青龍閣於東門外移城內龍

神於其上卽以廟基作會府其地面南俯江旣合

天子當陽之義又符江漢朝宗之體謹諏吉於己巳之秋鳩
工庀材五閱月而告成費錢二千五百緡有奇宏敞巨
麗足壯觀瞻而資展拜董其役者爲州同曾廷玉監生
包瑀芳竊以爲外之會府紳耆皆得入焉敬於兩廊之
壁東書

列聖訓誡士子文以警膠庠西書呂新吾明職諸篇以勵官僚
於戲我

皇上備箕疇之五福眾臣工揚虎拜於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八

萬年則

千秋之金鏡常懸中天五緯之奎光普照寰海嵩有呼華有
祝邁古帝而超前王巍巍蕩蕩小臣莫可名言惟是寅
僚紳耆涖會事而峩冠博帶非飾外觀睹壁文而觸目
警心時深內省懍懍然

天顏如覲臣志靡安萬不敢視爲拜舞之虛文而遂忘靖共
之實意也猗歟休哉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三月知南溪
縣事朝邑雷爾卿敬譔并書

龍騰青龍二閣記

南邑舊有二閣東門外曰青龍違青龍八九里屹然立於江中者曰瀛洲所以表形勝而壯觀瞻也厥後城外居民不戒於火延及青龍而瀛洲一閣巋然獨存殊失作者之意乙丑歲予承乏斯土邑士以重修青龍請意在培文風也予不解地理但觀東門外地勢卑窪以扶陽抑陰之義推之東方陽也卑者起之廢者修之亦扶陽之說也然自青龍迤邐而東江水疏鑿其卑更甚幸有龍騰一山稍爲之障顧其勢寬衍而宏敞非建巨閣不足以鎮之豈惟青龍宜重修而已哉議既定籌款鳩

工越十三月而功竣邑士請錫嘉名予不揣固陋謂舊閣當仍其名新閣顏以龍騰亦因其山也從此三閣相映鬱爲奇觀形勝爲何如耶更願邑人士奮發有爲上之爲性命之學勿以記誦詞章自矜次之爲經濟之才亦無以富貴利達自詡則人文蔚起山川亦覺生色矣徒侈鬱葱佳氣云爾哉

南溪礮臺月城記

文事旣修武備宜講邑城周圍九里設九門焉南臨大江之險可保無虞惟北與鳳凰山相逼又連龍騰

聖宮在其上故北門爲鳳翔門城身薄設有警難以禦敵
非建礮臺及月城不可丙寅夏予創修軍械火藥二局
邑人復以是爲請因於鳳翔門外修月城一座以護
聖宮用石一千二百餘丈又於東北西北兩城角建空心
礮臺二所高與城埒圍八丈樓二層可容百人翬飛如
兩翼一以護皇都門外之居民一以保迎暉門外之廬
舍各用石九百餘丈工堅料實北枕可無憂矣當此鄰
氛未靖不得不爲未雨之計但願烽煙無警干戈永息
存而不用可也監修邑衿郭成鈺包汝載溫以奎徐上

已例得備書時同治六年仲冬雷爾卿識

偕樂亭記

呂新吾先生云爲官是苦人作官是苦事旨哉言乎爲
宰者如果實心爲民自必昕夕不遑有何樂爲不知苦
與樂相尋官與民一體官不能憂民之憂則民苦民苦
官不能獨樂官能憂民之憂則民樂民樂官亦不至獨
若予於乙丑春承乏南溪見事多廢弛民多怠玩一一
整理苦不自勝年餘以來諸漸就理民亦相親相信遂
覺轉苦爲樂丙寅冬於署東偏之士阜斬荒蕪構小亭

顏曰偕樂公餘之暇時一登覽可以挹山川之秀潤可
以觀禾黍之葱蔭前則琴山橫塔後則龍騰聳閣東連
瀛洲之島北枕鳳凰之岡與夫芹宮藻水海樓月池觸
目卽是而四野謳歌一江款乃尤足怡心志而悅耳目
向使身膺煩要之區精竭簿書節疲迎送或民俗之刁
敝或雨暘之愆期甚且羽檄紛馳干戈擾攘雖欲稍展
眉睫委蛇退食何可得乎則是樂也不過喜民氣之恬
熙歌豐年之大有風鶴無警案牘不勞聊以藉藏鳩拙
以誌一時慶幸云爾若曰吾治已足而不力求上理焉

則非予之所敢出也丁卯重九乙垣氏識

明進士工部郎中闕公師禹題名甄記

高友歐

次韓

咸豐三年二月之望闕意琴拜明進士始祖可山公墓
約余同往且遊所謂公之彈琴洞者墓在邑之東北皇
都門二十餘里地名闕家灣近皆闕氏後裔洞去墓里
許之西巖下石壁深刻闕可山彈琴處傍署峩眉縣教
諭曾孫懋埏題由下數武有墓相傳可山公自卜壽藏
未葬棄去又云爲可山公配葬此余環顧久之於碑後
得斷甄片數截拂刮苔垢續而讀之知師禹爲明進士

謂意琴曰君昔以譜系屬序於余猶記師禹公乃工部
郎中未詳出身以蜀遭獻賊蹂躪事實遺失今甄刻如
此無疑矣意琴皇然謝鄰人聞之亦驚走相告戒善視
焉既而意琴愀然歎曰余子孫材智下不能顯揚祖宗
功德雖仕迹僅識大概多未詳密考之邑志可山公明
正德進士男繼禹孫應諭應誥同爲明壬戌進士而師
禹公科目不詳餘見諸碑碣者亦惟寶山縣二尹應詔
公峩眉縣教諭懋埏公而已至科分亦不載余疎愚之
罪何可逃耶嗟夫吾儒登顯仕擢高科亦榮甚矣孰謂

砥行立名者附青雲之士能施於後世哉如師禹公名
捷南宮應詔懋埏亦登科第而志乘失載無怪一室閤
修者湮沒於草野無聞也是知史冊間之缺畧紕謬與
功績之不能備者何可勝數况遭逢亂離之際兵燹之
餘其泯泯爲何如耶竊幸二百餘年師禹公之科第復
流傳於天壤且得保護先人之窀穸縱陵遷谷變而樵
牧不敢上下壟側在當日公豈汲汲於後世之名哉以
其所孝者大故其所慮者遠矣又安知非天憫意琴故
留此以慰慈孫之意歟又嘗聞意琴云可山公以有明

羣闔得志之秋辭爵祿恬退里中彈琴寄意終老巖穴
其清風亮節至今雖不復日覩而流風餘韻猶藹然於
高山流水清風明月之間使後之遊人愛其遺迹流連
不忍去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旣歸意琴屬
書其事未暇於遊之明年乃得追其流覽者而記之

遊侯將軍故里記

前人

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平居聞一善士彼有曰此吾同邑
人此吾同鄉人聞一不善者曰非吾邑人也曰非吾鄉
人也是知善之可以爲榮而惡之亦足以辱矣明左都

督太子太保侯公邑人也世居太公巖婆羅池墓在觀
音灘通志作郡人敘永廳志作永甯衛人無足怪者其
故里去余居不數武暇日偕賓友訪之見老屋一間無
人居制皆古樸四時惟族人祭奠其中卽將軍舊址旁
數十家皆其裔孫人煙叢集雞犬相聞田園清曠竹樹
茂鬱以外則羣峰插天莊重嚴栗懍乎不可犯而精神
若俯衛其宅者夫乃嘆靈淑之氣有所鍾始克生此人
傑矣嗟乎明季之末竊位者若而人降賊者若而人苟
全首領以老死於牖下者又若而人而今安在哉其間

之貴而賤富而貧或身未死而他人奪其甲第或身既死而子孫不能紹其箕裘或留餘孽以殃及子孫流離道路亦或斬其嗣而園囿化爲邱墟姓名磨滅與草木同腐者蓋亦不可勝數也迄於今二百餘年矣而將軍忠烈昭昭照人耳目父老猶稱道不衰子孫繁盛克振前烈非食忠義之報而天之厚其世澤歟至於諸志誤入奚必深辯夫人有忠孝之行雖在百世之上千里之遙當心焉慕之以效法其行事苟出則不能報君上入則不能奉父兄惟恃里中一二成德者以誇耀之恐爲有識者所恥也孔北海之同里有郟氏蘇老泉之同社有某人亦何益之有哉爲名臣後者尤不可墜其先緒玷祖考之芳名間嘗竊歎夫韓魏公之忠烈不能蔽侂胄之惡盧杞姦佞實足以污懷慎之行矣退而爲記將以告夫鄉人並以告公之裔孫卽以示余子孫宜景仰公之大節以感發其志氣云若夫公始終功業昭然史策者余可無錄矣

傳

遊擊侯公个臣傳

邑廩生 曾鶴齡 鳴臯

夫戈留枕上劉司州敵愾之勲刀納鞞中李臨淮死綏
之志誠以桓桓武士留名當作豹皮落落丈夫裹尸幸
得馬革豈不從容就義慷慨全忠七萃騰哀

九重震悼然至地慘彭亡城甘袁死血雨橫灑難贖襄老之
屍燐火亂飛莫辨王琳之血如遊擊侯公者尤可述焉
公諱元相字个臣邑之水村人也其先爲故明軍門良
柱公馬璘祖風姚仲將種故公生而俊偉長益雄奇恥
絳灌之無文慕甘陳之學武刀運黃回水雖灑而不入
弓彎李廣石如蹲而已穿以及八陣龍蛇六韜虎豹莫

不瞭同觀掌妙存運心蓋矻矻乎已有公侯干城之概
焉年二十入邑庠應丙午鄉試中式舉陸遜爲茂才早
知可將拔子儀作武舉共信能兵以會試不第歸投本
省督標効力補督右把總廣西髮逆之亂也始猶盜弄
繼且驛騷據三吳以爲巢窺兩浙而取道

朝廷命川省提督向榮督師公於是請纓以行棄繻而出虞
翊利器遇盤錯而始彰王德威名在偏碑而已著果能
勇聞舞纛智佐唱籌兼之枚乘在軍磨盾作檄元瑜入
座釋甲裁書此則入粗入細惟李普濟擅能允武允文

惟尹翁歸可任者矣功爭鼠穴許歷見知於趙奢命畢
蠶叢蓋延受代於來歙以軍門向榮之卒復隸

欽差大臣怡部下公志奮益銳畧沉愈深或長於擊懈琵琶妙柴紹之機或主於戒嚴刁斗肅程公之令會大帥移營公與所部數十人守之電光照營風力拔帳公方戒備賊已突來遂命所部投以長矛犯以銳斧箭發如雨礮轟若雷姜維在營雖聞變而不亂王彥守壘卽悉眾而難圖賊斃千餘人遁去由是臘家城下怕說吳璘

曳落河中莫當劉秩矣

公得賞藍翎實授巴州千總

欽差大臣兼提督軍門周天壽聞而異之知荀郎可五百
乘命岳侯率七千人遂如沈攸之得方輿會稽能入檀
和之用宗慤林邑可攻以克復休甯石埭等城保公儘
先都司銜實授松潘守備許鄧羌作司隸仍在行間表
謝元爲冠軍業專闔外公於是受恩愈厚而戮力愈殷焉
向使張浚果來魏勝不死玉門生入鐵嶺凱旋蔡州旣
入惟李愬之功多太原已平更曹彬之名重又何難侯
加萬戶督兼八州也哉乃望順昌之旗劉錡已捷而張
統軍之蓋孝祖遽亡大星落而芒寒壞雲壓而氣沮蓋

甯國之復也公隨周帥駐城中以張巡撫一軍爲聲援
王巖臥道豈貉子之敢過韓馬連營詎虎侯之能犯會
回部之亂張撫調赴陝西待制孤立撒離喝遂擁眾而
來睢陽久圍賀蘭進乃停兵而望請戰則孤軍莫繼議
守則宿糧已空遂使斫營無功守陴皆哭城破周帥死
之公旣歎土崩仍謀巷戰又典韋之戟雖貫數人揮時
俊之刀難當萬騎始則彭樂腸出繼則趙立頰穿公知
力不支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遂遇害時年
三十有七咸豐之十年八月也嗚呼痛哉事平求其屍

不得蓋蟲沙猿鶴全化穆滿之軍衰草夕陽空指熊光
之墓而已有自圍城中出者親見其陣亡狀遂以聞於
朝

皇上軫念尸臣推恩死將命以遊擊銜祀昭忠祠予雲騎尉
世職嗟乎人誰無死特患死之不得所耳若公之名垂
宇宙俎豆同馨澤及子孫簪纓罔替者不亦榮哉子一
應昌襲職現署富順縣汛事然則陸抗繼爲都督荀營
更佐中軍忠臣有後又理之可信者也

鶴齡

慕李牧爲

良將喜韋叡是同鄉八部畏威望天狼而已歛九邊歎

烈號地虎而不存特標李霍之名待畫鄂褒之像雖無
健筆書貞珉於表忠觀中願作誄詞拜靈旗於親仁里
畔

文

重修烈女祠碑文

邑令 翁霖

霖霖既修烈女祠成諸里老相隨展拜因召而告之曰
爾等亦知使君修祠意乎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可
貴者以其能全乎其性而後得以所生還之天地性之
所發爲忠孝爲節烈依古以來班班可考烈女事蹟具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文

四八

載在華陽國志與夫吳少司空訂譌碑中不復贅顧以
深閨弱質矢志殉夫歷旬餘日而卒能手負所天以出
此其精誠感召以視夫湘浦之染竹清風之投崖果何
如也使君涖南邑四載矣每閱案牘卒鮮桑中慨殆俗
尙敢龐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大抵人惟無所觀感則隨
俗波靡習爲故常以至夫喪廉恥壞名節而不顧試與
之登堂瞻像弔鴛鴦之清圻泝鷺鷥之故蹟其有不唏
噓慨慕肅然而旋其面目者必非人情吾因而知俗之
醜風之厚匪朝伊夕之故也其由來者漸矣何則閨中

者風化之原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惟兔罝甘棠羔羊
騶虞四篇道乃男子其餘則皆咏婦人之事蓋男正位
於外女正位於內男女正而化行俗美風氣自蒸蒸而
日上烈女夫張貞爲學士韓子方弟子必其刑于有素
而烈女曉明大義之死靡他馨香而廟食之固宜其所
然則發幽潛舉廢墜樹風聲而表宅里誠司土者之所
有事而斯祠之修固非同諸梵宮道院僅足以供焚香
頂禮已也使君自愧力薄捐修後復撥寒蓬寺田租九
石五斗爲香火之資令鷹嘴寺僧香山於茲焚獻繼自

今祠爾等其守護之香火爾等其整理之祠內所有竹
樹山石爾等共培植之愛惜之以無負使君意諸里老
咸應曰諾遂書之以泐諸石

烈女祠祭文

前人

維靈矢志從夫捐軀立節蓋乾坤之正氣每萃婦人斯
閨閣之奇聞足風男子涔涔血淚半歸杜宇枝頭烈烈
精魂長傍鴛鴦圻畔層城百雉舊表門閭古廟三楹新
更棟宇添松篁而留蔭景倍可觀潔蘋藻以明馨神應
如在落成初告諏吉恰符謹薦牲醪並陳楮帛庶幾光

爭日月共傳貞女之名更願時協雨風永錫生民之福
配以祠中崇祀諸節孝孺人尙饗

序

續修映南塔序

邑令 方懷萱

塔之名昉於釋氏而建之必於巽方者形家曰巽辛相
納也辛在天司文章之府得巽地之峰以應之如橐筆
而待天府者然所以補山形之缺而兆人文之瑞也治
之東南隅巽方也舊有塔僅二級不知始於何時然不
可考矣乾隆丁未歲邑令徐公志鼎始有增修之謀未

幾以事去官議遂寢嘉慶丁巳夏予承乏茲邑甫下車
有包生學崧樊生耀之謁予而來請遂欣然捐廉俸以
倡之而羣起和之者數十輩鳩工庀材增以五級計白
金約千兩董之者楊生湜萬生光松若而人司簿記者
則高生漢楊生清愷其他襄事者不能悉記也予於案
牘暇偕諸生往遊焉拾級而登歷塔之最高處張目四
望則千峰萬壑烟雲變幻秋林丹葉掩映如錦其下有
盤石負土而出綿亘中流名曰瀛洲方廣數百丈可築
臺可種樹可藝圃水落後江由右旋迅急奔騰與艘瞬

逝令人心悸不甯其東有九龍之潭石如鱗甲蜿蜒岸側蠕蠕然遊覽既畢相與飲酒而樂之因舉觴謂之曰予一署篆邑宰耳當此軍書羽馳之日百務紛叢責且未遑耳尙何暇他有所及耶乃竟舉數百年未成之一日興之如反掌何其幸也推而廣焉凡事之重於塔職之崇於予者何限使皆如予之於茲塔焉何功不可奏也而藐茲一塔何以遲之又久必待予而觀厥成也其有數存於其間耶意者昔值其難而今逢其易耶抑興廢之跡視乎人之願欲耶噫使予優遊無事得於簿

書錢穀之餘日向閭閻諮利病謀興革安知不更有所就以抒吾識之所及而殫吾力之能行惜乎身若代庖不克久於茲土耳然則予將假茲塔以明吾志焉可也又更嗣而祝曰是役也行將有文人出而應之以立功於當世爲一代之偉人焉區區科名乃吾人進身之階非德業止足之地也如必曰吾志在乎此其他不敢知也將何以罄地脈之靈而償相期之量乎是在諸君子與後來者之勿自囿焉爾

邑東巽山屹立由琴嶺發脈旋折而踞夫下游與城郭
迴環互映其上碧嶂摩天從隆聳翠其下銀波漾地鎖
壓中流景澄則水天一色風生則萬象俱縈相土者謂
天地清淑之氣特鍾於斯理洵然也昔人建塔甲第聯
輝惜代遠年湮遺址雖存徒見頽磚敗砌過者歛歔焉
耳戊申歲邑侯徐公覽茲形勝慨然有復古志因以事去
未果丁巳秋邑侯方公甫任雷動風行切諭闔邑紳耆
速期底績一時樂相附者紛相屬也爰卽鳩工修理是
歲冬邑侯翁公復任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遂不數月而

適觀厥成考唐時浮圖湧現多士雁塔題名茲塔新成
休哉昔之晨星落落今則玉柱亭亭也竝見攀龍附鳳
之士必有應運而雲蒸霞蔚者是舉也朞始於丁巳秋
九月告竣於戊午春三月約費千餘金千載下縣縣延
延永足以壯大觀云

公項錄存序

邑令 翁紹海

城垣倉庫課稅徵收祭祀賑恤之類官事也守土者主之山場田畝養贍祭掃施捨逋負之類家事也有業者主之若夫事隸諸官而條目不登冊檔事屬之家而簽管不拘一姓介乎官與家之間非定規不治非得人不治者所謂公事是也余蒞南溪四載延訪紳耆僉云邑中公事舊有如奎閣 武廟義塚花生市新設如新養濟院奎峯書院向皆公舉齋長值年首事經理今皆視為畏途矣予重詢其故僉云公事款項雖多不外出入

兩途歲入則有租穀租銀經理者尙寬所入不敷所出必受徇庇之謗且效尤者接踵而至經理者尚嚴則應納租者羣起而攻之曰此非爾家事也何刻覈至此歲出則各冊內所載祭祀膏火濟貧撈掩諸事從厚必疑其冒濫從減必疑其侵蝕彼公舉經理者皆惜身家顧名義之人又焉肯處羣疑眾謗之地而爲之逐逐勞心計哉則其視爲畏途也固宜予聞之而慨然曰此非不得人不治也得人而不立定規之弊也眾急請其故余曰公事雖不同家事然不遠於官事

國家頒發條例薄海遵循不聞有仇法者何也分定故耳公事雖屬南溪一邑亦有綱舉目張之道在試彙錄各項應納之租登諸冊曰某某歲納若干否則呈追如是則逋欠者不怨又彙錄各處應用之項登諸冊曰每歲某處額用若干逾額者賠如是則事外者不妒且公舉經理者不勞如是則人得則規定公事夫何患不治至若祭祀膏火濟貧撈掩諸事或簡褻草率或尅削浮冒君子忠厚待人予不敢以此齷齪鄙陋之心待爾南邑俗樸風醕之地也眾僉曰善爰彙各項契約佃約穩首

租額及各項需用額定數目詳載付鐫名之曰公項錄存凡紳衿糧戶各領一本條舉件繫如示諸掌從此弊竇無由滋疑謗無由起是亦一勞永逸之道也如有因時制宜應增應減是所望於後之君子予又烏能執之道光丁酉仲冬書於蓮瓢小舫

重新 文廟序

四川 牛樹梅 雪橋 臬使

雷君爾卿治南溪清勤自勵百廢俱興又以節省公費戢 聖廟而新之以書來屬爲文以紀余瞿然不敢承辭之不獲迺述夙所欲言者以復於雷君並以質南之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序

五五

人士云夫萬世之所以崇奉孔子者道而已矣道者聖與凡共之而非渺冥奇異之物也道統之傳開於堯舜而司徒敷教惟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降及三代庠序學校名異旨同外此無道也大學中庸皆明道之書大學則孝弟慈中庸則子臣弟友外此無道也蓋孔子之所以爲教而萬世之生民賴以不息者如是已矣若夫修道之事造道之程各視人之淺深以爲量雖顏子之卓曾子之唯子思之無聲無臭亦不過於彝倫之際力到功深有以

洞見夫本原之所在融釋脫落而非同於幻竊之說也
孟子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眾夫道固卽眾所行習之道也特知之者境地自別耳
朱子解道字曰道猶路也曰道在人倫日用之間所當
行者是此則一掃晉唐以前談空說妙之弊而爲

孔子之功臣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敘五典天秩五禮
非典非禮是爲悖天悖天胡可以爲道善乎曹月川之
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
性之道其本旣歧其流必舛所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

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者而或者顧欲援而附之聯
紺宇青壇爲一家不亦謬乎孔子之道大明於宋而盛
講於明然僞學之禁黨人之禍蓋已烈矣後之人士一
若有鑒於此於是乎以道爲虛以學爲迂往往羣相聚
處輕薄放誕終日喧豗而不以爲恥間有寡默端靜偶
作莊語則譁然以道學相詬病嗚呼生人之元氣幾何
而不耗且盡哉元氣耗則邪氣入於是人各異道道各
異教宗旨龐雜品目詭誕愚夫愚婦橫被扇驅釀爲世
禍其所以乘虛而入者則舉世儒者諱言道學之故也

豈不可慨也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小學近思錄二書今世反經之的鵠也約而言之則論語首篇弟子章固已本末俱在矣道不遠人而士爲民表當必有瞻

宮牆而興起者斯則雷君之本志也夫

龍騰書院序

邑令 雷爾卿

古者教士之區不外家塾黨庠州序國學而無書院之名唐開元十一載始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職在輔導於士林無與也宋時大儒繼起道學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序

五七

昌明鶩湖鹿洞遂爲千古書院之宗他如湖南之岳麓巴蜀之鶴山新安之紫陽襄漢之南陽竹林名賢主講多士景從彬彬乎一時之盛哉元起漠北懿風未泯世祖爲趙復建太極書院仁宗爲許衡置魯齋書院一時河朔教化不讓江南要皆講明正學之效也明時講會尤盛而東林爲最著雖其間竄名附籍不無一二標榜之徒然自江陵罷科舉毀書院以肇黨籍之禍剗劇善類不留餘力士氣宜於是盡矣而節義之盛甲於前代論者猶以爲一代講學之功而况真能培養之者哉我

朝重道崇儒菁莪造士書院之設幾遍海隅理學名臣出
其中者不可勝數惟是未流之失士之聚於院中者習
文藝而已求科第而已渺不知古人之所志者何事而
所講者何學也甚至每况愈下並其所爲習文藝求科
第者亦荒落不殖而一出於苟嗚呼是在慎擇主教之
人而已表端影正自然之理也先儒學校議有云請朝
廷飭外大臣徵天下名儒宿學都詣京師慎加考核學
問淵博品誼高卓者主教都會其次郡縣又其次鄉邑
者旣猝不可得則惟師其意以求其人以庶幾乎養士

之本意焉則可耳南邑奎峯書院在縣署之南湫隘而
囂城東二里龍騰山向有屋數椽爲岑嘉州別業予涖
任後登臨展拜見其踞山面江竹木葱蔚可爲書院遂
因其高下而增修之奉岑公於對江之堂又移遺愛祠
於其中置講堂葺精舍較之城內擴大而靜謐頗與古
人院師稱山長之義有合從此主講者卽守朱子學規
以爲根柢不徒文詞之是尙安見蘇湖人才不復再睹
於今日哉

啟

爲張貞女募金啟

增貢生 包本芳 立蓀

夫乾坤正氣每毓孀閨宇宙完人偏傳嫠媛共姜載詠
伯姬特書誠彰彰矣况復未歌求鳳便哭離鸞奉姑而
能遂烏私撫嗣而無辭羸負貞非不字窮且益堅如南
邑李張姑者不尤懿歟姑固張正朋之女而李德鳳幼
聘之室也系本張貞之族居鄰黃帛之墳邑西關烈女張貞妻黃帛
墓姑適居其右素守寒門深知大義已字而標梅未賦及笄而
苦李先摧思義在從夫雖未言歸於桃實而倫同居室
敢忘矢志於栢舟鴛牒猶存龍門未改登堂拜母撫櫬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啟

五九

銜哀惟搶地以呼天將投繯而齒劍乃姑爲啟諭勉以
立孤且弟有同心願輸猶子於是梭拋月午摧殘織女
之機砧急霜辰搗碎望夫之石庭飛孝鯉用代旨甘案
有丸熊不忘辛苦前任翁公聞風矜志按月給糧翁公邑

公項每月撥米粟勵其志

一滴餘甘不亞西江之水半餐分潤益濃

堂北之歡迄今子曾完娶息又撫孫姑年老至八十八
齡女守貞已三十五載食齒維繁饗殮不繼死者已矣
生者痛焉且夫立大節於一時樹倫常於千古不以常
變易其操不以窮困渝其志在鬚眉猶且難之况乎寒

族深閨芳年弱質成敗利鈍在所弗計禮義名節亦未
深諳斯何人哉斯何人哉而乃螟蛉無式穀之材苦傷
蓮蕙絡緯切鳴機之韻焦碎桐心如此奇窮益堅苦志
鴻嗷一室烏哺何時爰贅俚語重懇仁人或分少伯之
金或輸堯夫之麥俾得桃花煮粥蝸廬不斷炊烟榆莢
分錢鮫室免啼珠雨將見名登節傳奉揚旌節之花清
紹貞溪特樹女貞之木培植兩間正氣闡潛德於深閨
礪成一代完人振綱常於名教謹啓

示

南溪縣觀風

邑令 王采珍

照得玉媚珠輝發山川之秀異雲蒸霞蔚煥宇宙之精華是以黼黻太平五彩章施於五色鼓吹盛治九苞協應乎九成欲昭民俗之咸和端藉儒風之丕振敢詩說禮功在羣英勸學興賢責歸宰吏南廣舊號名邦素稱文藪詩書比戶知誦讀之有方鄉會頻年見科名之異數披輿圖則北控土番南通六詔覽形勝則左旋龍騰右環桂輪本茲地靈聿觀人傑溯芳踪於前代孫碑鐫勒千秋懷卓行於昔賢儀型流傳百世里名孝弟劉忠遺跡猶存嶧號賢良陳準流風未墜旣聚盛於往昔豈絕響於來茲况值

聖主崇文殊方式化遐陬僻壤固已戶誦家絃通邑大都孰不揚風矜雅本縣識慚窺豹學謝雕龍猥以菲才承乏茲土對茲文藪不禁懷古情殷撫此名區彌覺憐才念切爾多士揣摩旣久術業必精或雅負才華筆吐班香宋艷或力追正始胸羅蘇海韓潮宿學固所傾懷奇童

亦堪刮目爰擇三秋之吉用覘一日之長合行出示曉諭惟冀披文相質勿爲瘠義肥詞按部就班莫或侷規越矩華實並采奇正兼收過鑿下而審音敢矜品藻處囊中而脫穎定遇英豪筮肯來遊毋我遐棄

南溪縣觀風

邑令 翁霖霖

竊惟士爲四民之首模楷宜先官雖百里之遙權衡必定本縣少依母教長讀父書世德清芬家風寒素竹牕映綠藉師友以成名蕊榜分黃聯弟兄而得第漫謂空羣之選相馬宜逢實則絕技之疎射雕屢試閒居結習惟親翰墨之緣到處代耕不改經書之業十二年銓曹催檄仕路欣通七千里驛舍問車

帝京重上柳州掣缺時逢小雪之天

籤初掣得柳州融縣引見特調

楓陞調銜景記瑞雲之地溯功名於發軔三戌星霜按疆宇以披圖五丁嶂岫鐘聲夜半仍繞道以入吳鞭影旬餘復循途而過洛懼及瓜之期逼努力馳驅計行李而裝輕兼程信宿挾來曩冊事並謝乎馮公吹到寒竽語真嘲於蘇老而况初辭石鼎甫佩銅章生手多疎粗心易忽察眉念切比閭之疾苦未知銜尾字繁架閣之因陳

久積朝朝判牘已無休暇之時事事懸條盡有攷成之責
問十行之並下誰則能然恐五色之終迷得毋復爾第
澤沿揚馬知代產乎通儒縱治愧陳鍾可自安於俗吏
桂山蔚秀蓉水清漣膏雨勻沾薰風徐至劈牙箋而起
草芳潤欲流認斑管於生花菁英斯聚爰循舊例俾發
新裁擬近醉竹之辰快展奪矛之技文原末也顧文辭
實載道之符考遂詳乎絜考試乃掄才之具懷鉛握槩
知本色盡在讀書脫帽解衣願從頭細與評藝惟期其
是各盡所長勿過高勿過下以入乎彀中者爲準可取

瘦可取肥惟隔乎甲裏者乃乖制義經文都關根柢詩
才賦手具見鑪錘要立意先去陳言斯成章原無定法
蜂釀花而得味味不在花蠶食葉以聞聲聲眞似葉談
何容易得失總在寸心知亦非難去取祇憑隻眼倘多
珪璧當陪東閣之玉壺諒有珊瑚小試南溪之鐵網云

南溪縣觀風

邑令

江懷廷

蘭皋

竊惟士爲民之首風俗卽因以轉移言者心之聲文章
必本於忠孝南邑以夔侯舊國爲梁代名區天鍾鶉首
之靈地毓龍源之秀雲臺聳翠霞井流丹寺名鷹嘴旃

檀飄古剝之香山號牛心符葉誌真人之跡唱大江於
漂海樓頭聽得銅琶鐵板訪別墅於濯纓巖下依然竹
徑蘭樽是以名流對雪詩吟錦繡之篇烈婦流風人訪
鴛鴦之塚侯軍門鐵甲金戈山河壯色劉侍御錦衣驄
馬棠棣交輝援往古以卜來今望地靈而知人傑固宜
秋實春華得錦水琴山之氣敲金戛玉振詞林藝苑之
聲也本縣以揣摩舉業由寒畯起家一筆傳自文通半
擅割於謝眺心欲穿維翰之硯目不窺仲舒之園宏開
恩榜幸翔步於蟾宮初赴禮闈便題名於雁塔回思蓬
島風光輸他五鳳來看錦江春色泥我雙鳧湔水蓬山
司牧終慚俗吏琴彈鶴舞宰官猶是書生昔日對青燈
黃卷自矜臣朔三冬此邦多駮駟驂騑敢靳孫陽一顧
在本縣雅好葉公之龍務求其實望諸生勿爲遵祖之
鶴各盡所長爰擇吉日廣集青衿試開珊網各秉生花
之彩筆相期樹幟於文壇領異標新切莫拾人牙慧鈞
元提要務當出自心裁惟願英雄入彀盡成桃李新陰
好將科第初桃預占芙蓉吉兆

說

廣惜石說

邑令 王大騏

劉公何爲而有惜石之記也哉石塊然物也琢之磨之以利器用冬官所以列攻石之工毛詩所以貴他山之義毋論精之麓之偕以濟世聖人治天下制器尙象無棄人無棄物莫不取適於用若抱質而不試雖玉而在璞亦置之草莽間同棄物也且亦奚別乎碑刻之爲用而器具之非用也況乎偶然而碑之而刻之碑之刻之者往矣石則不能俱往而毀譽之權操於後人一人來而賞之石增光一人來而譏之石削色或此賞而彼譏

之既增光而復削色嗟乎石本無心而爲好事者添此一番大累又不若炙而爲盆薰而爲爐辛而爲臼竅鼻而爲礪之遠於毀譽也劉公何爲而有惜石之記也哉噫此非劉公意也爲海樓言之也天地間人有秀樸物有靈頑秀不易生靈亦不恒鍾皆天縱賦焉人烏乎戕之江畔有幾海樓海樓有幾石奈何使海樓之石八賤工之手而器之具之也使海樓之石而可令器之具之也是龍可屠也麟可脯也鳳鳥可醢也臯夔稷契可隸役於牛馬走中也豈非天地間一大倒行逆施者哉惟

有以惜之行將以石還海樓以海樓之石還騷人詞客之碑之銘以海樓之石之碑之銘彷彿揣摩還天地鍾靈之性は無負矣謹續惜石者而廣其說

跋

海樓記跋

明邑令 張 繹

右紀一通詩一章劉戶部先生登第前三年之作余至南溪之初欲觀縣志未有編者乃使人徧錄石刻題志因得讀之時雖未列巖下固已知巖石之奇狀足以增地勝需時用而或多爲石工斲毀用作所宜故先生深

南溪縣志

卷七

藝文跋

六六

惜而三致意愛護不欲苟用志固非余所敢知然因是而有感慨繫焉天地間無物不適用者石亦一物隨水土皆有之堅貞重靜不逐波流物染取而用之砥礪亦可柱石亦可勒碑刻名亦可獨惜乎炙熱而爲炭火之盆微福而爲薰煙之爐飲食滋味而爲受辛之臼雕琢之餘樸質斲喪貴賤用舍由石工矣亦有水落而露夫江介不甚大且稍圓平者嘗見舟人竅鼻貫繩繫置舟首沿泝上下惟其所適由舟而已所至欲以定舟則舉而拋之岸泥沙之相污小石之相繫剝落不少爲顧惜或

又不幸而在魚鹽之舟則又混於腥鹵之側江湖商旅方將倚坐而計較分毫踐踏而往求利息此時舟中所重者貨視此石塊然何足有無人亦概視此石爲貨利叢中物也豈不甚可悲哉先生遊此巖見石有爲石工所攘用者已不勝惜若更見此其爲深惜又當何如雖然此亦石之所在遭值不能免者彼深山邃谷豈無巨石奇形怪狀不可易視者或終捲翳於林樾草莽間人共惜焉視此斷毀且賤用者固不能以此而易彼君子以是或不敢惜也先生此時位望隆重此紀此詩寫示

巖僧者已八九年收者猶是此僧未見爲龍紗刻石者此石之不見愛護亦宜矣今讀先生詩紀又曾躡足巖下不覺重增一番感慨因命石工磨石一方刻豎巖閣中庶自此覩石皆分愛護而攘用者可少免歟嗟夫石本用者豈欲故爾禁戒置之無用之地蓋上之而砥石柱石碑銘石之遭也不然醉石鬱林石人來病石也巖石主人自當隨處之

五嶽眞形圖碑跋

碑在縣東武侯祠

國朝邑令

宋鑑

此圖一見於魯之兗州府署一見於秦之西安儒學感

其神異俱爲摹搨珍藏已久茲承乏仙源公事暇周覽
四境顧此地係震方要脈惜形勢稍卑薄昔人建祠崇
祀漢武侯於此具有深意歲久漸圯幾泯沒於荒煙蔓
草失其旨矣爰葺殿宇建房舍厨屋繚以周垣樹以塞
門復構亭閣鐫奉出師二表更鑄洪鐘懸於閣之左置
恒產膳住持計每歲產所生息足供衣食香燈修葺諸
費俾得永遠虔司香火當鐘鳴夜靜時悠揚遠近尤堪
喚醒夢夢無窮也庚子秋陰雨連旬山水泛溢北岸沙
淤水俱循南岸會江流之迴瀾互相衝突岸崩約四丈
餘似此再加侵削不但此祠不保并城郭俱屬可危實
滋懼焉廼相度地勢僱集夫役就北岸掘溝引河計長
六十六丈深寬各一丈六尺疏導山水入江於泛溢故
道則堅築隄堰以障之仍培土疊石築還舊基庶幾鞏
固無虞矣時康熙六十年春旣暮工成作爲石亭敬鐫
此圖於以奠定波臣永爲此邦作鎮之寶亦以推廣前
人建祠之微旨云爾

銘

重修漢烈女祠碑銘

雷爾卿

同治四年春爾卿奉行臺省檄來令南溪始下車覽邑
乘至漢黃烈女殉夫沉江事穆然正襟懼然改容作而
歎曰異哉漢京教化之隆氣節之重始於朝廷行於下
國者一至是耶烈女故有祠在城東南隅去治前不數
武走謁祠下見夫綵繪頹剝庭宇荒蕪松桷旅楹摧敗
零落甚非所以妥貞魂旌淑範也爾卿嘗謂有移風易
俗之責者以教化漸摩吾民而風俗斯美蓋教化者政
令所漸播而風俗者教化所涵濡先聖人之垂訓於斯
見之矣詩三百篇采風問俗之書感慨之吟栢舟之誓

聖人悉取而列之經誠以世道衰微人倫道息凡忠孝
義烈之行之可驚可愕者表揚之以風厲來世卽能使
之重廉恥矜名節而奮往卓絕之行得之婦人女子爲
尤難故於煒管之遺徽采掇綦備聖心之爲風俗計至
深遠矣夫風俗之美必原於女士者何哉周南十有一
篇召南十有四篇文王后妃德修於身化行江漢之作
也其詩所言大率詠閨闈之靜好居多論風教之推行
者蓋鮮而刑于之化始於兄弟御於家邦男正位乎外
而陽教修女正位乎內而陰教肅男女正位而化行俗

美若陶就甄若金受治正人心以正風俗此千古出政
施令之定軌也昔賢建祠之意其在斯乎祠之修乾隆
時學使吳白華少司空倡之前令梁溪祝君成之重修
者爲莆陽盱江兩翁君今距翁君寄塘之修已閱一世
矣爾卿於三君固無能爲役第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乃以中秋令辰諏筮吉日鳩工庀材
經營締造榛芴斯剔堂構是崇池樹竹石修平綯飾庭
樹菁葱蔚乎改觀歷五旬而葺事凡用錢十七萬有奇
工旣竣招邑人士肇祀新宮相隨展拜雲車風馬飄忽

來下蕢藻蠲潔終祀益虔環門而觀者奔走相告喁喁
於廣術下里嫫媠斯愛斯傳景慕興起皆知烈女之流
風有以濡染乎南邦之遺俗凡我邑人內則之嫻婦德
之懋將追踪於漢代眎昔而愈上也爰述前乎修葺之
善導揚烈女之嫩刻諸楹左而系以詩詩曰棘溪蔚秀
琴岩炳靈篤生邦媛江夏閨英嚙雪飲冰滄松悅栢逝
水不回驚濤一擲鷺鷺斷磧鴛鴦曲埼旬有四日攜手
同歸范史無徵通志沿誤闡幽揚芳逖稽掌故辨傳三
泖白華少司空江蘇松江南漕人符絡連輝扁之當楣爲萬世儀用挹

廉泉載營祠宇京兆董成謂前令君也民歌且舞後賢接武

閩嶠豫章謂前令翁若也兩資儲香火翁君田租充香火資德鄰

韓姜翁君寄塘引常璩華陽國志健為士女贊以韓姜周度及其子婦杜氏入祠配享顧我何

人克趾前美黽勉追隨芬纂彤史非娛游目非侈外觀

聿冀化民表正形端行至則奇意誠則一芳萬垂型如

景埶臬蛻幢泣止竹裂湘波壘白擿文碑誤曹娥亦有

幽宮郭西三里女貞交柯韓張繼起東漢至今千七百

年於昭陟降觀感神焉伉儷允諧治化伊始勗哉我民

毋渝厥志寒江之畔古城之隈勒文庭隅以詒後來